

警察锅哥

POLICE
BROTHER
POT

10 波诡激浊浪

常书欣 / 著

《余罪》作者**常书欣**又一力作
电视剧《警察锅哥》原著小说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
出版单位



警察钢哥

10 波诡激浊浪

常书欣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警察锅哥 .10 / 常书欣著 .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62-1700-9

I . ①警… II . ①常…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7559 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图书策划: 谭 军
文案统筹: 高文鹏 崔 一
责任编辑: 翟琰萍

书 名 / 警察锅哥 10
作 者 / 常书欣 著

出 版 · 发 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 话 / 010-63055259 (总编室) 010-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 010-63055259
http: //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16 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 19 字数 / 288 千字
版 本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 ISBN 978-7-5162-1700-9
定 价 / 35.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第一章 矢志志不移（上） / 01

第二章 矢志志不移（下） / 10

第三章 猝然风云起 / 18

第四章 逐浪若嬉戏 / 26

第五章 心各有所想 / 33

第六章 有恃何猖狂 / 39

第七章 倏恶似强梁 / 46

第八章 慧眼识乱象 / 54

第九章 有隙亦相商 / 61

第十章 骗将胜激将 / 66

第十一章 乱中多添忙 / 75

第十二章 儿大不由娘 / 83

第十三章 漫漫此夜长 / 89

第十四章 有利何不往 / 96

第十五章 有祸起萧墙 / 105

第十六章 满地鸡毛扬 / 112

第十七章 颓然何仓皇 / 118

第十八章 波诡激浊浪 / 127

第十九章 浮世本炎凉 / 135

第二十章 难事多神伤 / 143

第二十一章 谋分阴与阳 / 153

第二十二章 无风能起浪 / 162

第二十三章 浪急势难挡 / 169

第二十四章 信步慨而慷 / 176

第二十五章 老兵再做将 / 183

第二十六章 误打与误撞 / 189

第二十七章 提防亦难防 / 196

第二十八章 疏漏不成网 / 204

第二十九章 诸事俱往矣 / 212

第三十章 存真不拒谎 / 221

第三十一章 别时无感伤 / 229

第三十二章 有情亦觉惘 / 235

第三十三章 余韵啜茶香 / 243

第三十四章 初识峥嵘相 / 250

第三十五章 岂知我所想 / 257

第三十六章 情定温柔乡 / 264

第三十七章 冷眼观世相 / 274

第三十八章 好事喜成双 / 285

第三十九章 绵绵此情长 / 293

第一章

矢志不移（上）

一个立体交叉式的治安防范网络究竟有多大，它的运作效率究竟有多高，或许从每一次凶案侦破中可以寻找出端倪，户籍、人口暂住登记、遍布街道楼宇的监控，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还是有助于治安防范的。而且即便你钻进胡同巷子，也未必逃得过所有人的眼睛，那些戴着红袖箍的老头老太太，说不定一眨眼就去治安室汇报坏人坏事去了。

单从治安防范上说，这套手法被各级公安机关运用得已经纯熟之至，而且在没有明确目标和方向的情况下，这办法无疑是首选。早八点排查开始之后，有关“10·2”枪击案嫌疑人孔宾强的体貌特征以及驾驶车辆的详细描述从反劫中心直达全市各刑侦大队、派出所、治安点，市区各中心派出所取消了国庆休假，各分局、郊区派出所把大批现有警力全部投入到这次排查之中。这事谁都担心，万一在自己的辖区响了枪，又是国庆期间，别的不说，这所长、队长很可能马上被扣个排查不力的帽子走马换将。

重案队的队员连内勤带外勤是全员出动，协调着各刑侦大队的警力，出入于药房、药店、诊所，以及全市各大小医院的门诊和急救室。枪伤这种伤，见过的医生没人敢隐瞒不报。而遍布于全市的各派出所治安点，也在依照着紧急通知的内容排查辖区的车辆人员，典型的做法是把所里的协警一集合，任务一摊，放羊出圈一般赶到辖区的犄角旮旯过一遍，而所里的民警则是选择地挑选几个案情多发区域重点排查，即便不一定排查得到嫌疑人，也捎带着把区里不太守规矩的各色人等威慑一回，省得这些货色再生闲事。

时间，在向前缓缓地移动着，这张看不见摸不着的大网缓缓地张开了。

反劫中心的技侦大厅里，正在协调着各队的排查进度，偶尔和现场的通话多数是一切正常，没有发现异常之类的话。上千警力想从上百万的城市里排查一辆车和一个人，其难度谁都知道有多大，谁也没有奢望奇迹能手到擒来，可都盼望好歹发现点什么蛛丝马迹，可以尽快结束这个熬人的案子。

杨锋在技侦室来回踱着步，看看时间已过十点，手托着腮依次看过守着电脑的技侦员们。他们还在寻找嫌疑人的行车路线，这种方式需要把交通监控调出来，而且时间节点得选对，往往最后捕捉到的画面就是几秒钟而已，可为这几秒钟可能要耗费数个小时。

这个进度是相当缓慢的，杨锋知道除了运气，再没有什么可倚仗的东西。

急促的脚步响了起来，杨锋回过神，看见进门的是刁主任、支队长和重案队的秦队长，赶紧迎了上来。刁主任急切地问道：“有消息吗？”

杨锋摇摇头，没有。这才两个小时，刁主任就坐不住了。

“预审上呢？”刁主任又问。这两天两夜，几十个保安被滞留在这里，负责预审的老孟从昨晚审到现在，连蒙带诈捎带着政策攻心估计下了不少功夫。他们交代了截访的黑窝点如何运作、南城区地下赌场的大致情况，甚至说出了平安安保公司和某些地方政府部门沆瀣一气，但恰恰对绑架案案情一无所知。

杨锋再摇头，三位领导都有点失望。秦高峰想起了编外的梯队，问道：“简凡那队也没消息？”

“没有。案发后的监控我们只在王村南街口和机场路捕捉到了影像，而那片已经靠近南郊了，需要排查的地域从王村南街开始到机场足有十几公里，就他们几个人，恐怕无济于事。”杨锋客观地说道。

这话让刁主任和支队长脸上失望更多了几分，不过秦高峰微微一笑道：“不对，他那一队，应该是人数最多的一队，说不定消息最早从他那儿出来。”

“是吗？这个……”杨锋不敢妄下断言，不过不太相信。

“四年前铁路医院劫款车被抢案，他们两个人，在大原这么大的区域里找到了嫌疑人的试射地点；淹没了十四年的晋原分局失窃案，他从离大原一百多公里的石楼境内找到了失踪被害警察。这次真把人质给找回来也说不定啊。”秦高峰有几分得意地说道，似乎这些事是自己做到的一般。

隐约听到过这几件案子的刁主任和支队长稍稍放心了几分，心说那样最好。刁主任把杨锋拉过一边，悄声安排着对昨晚截访以及滞留保安的事暂下封口令。据说市局派纪检上的伍辰光书记全权处理此事，据说这个平安安保

已经撬动了省里的力量，几个电话就把事情暂且压下来了，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市局还是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对各方面的质询和采访都是一句老话：案情正在调查之中。

封口令当然是下给参案人员的，以防有人乱放炮让支队难堪。杨锋心里有点膈应，不过不敢违命，点头称是。三位领导一走，他马上让技侦员群发短信，把这一命令传到外勤的手机上。干完了这些依然没啥消息，杨锋又想起了处处出奇的简凡，拨了电话，简凡的手机忙音。他干脆步话里询问着王坚现场排查进度，也是没什么发现，一想到秦队长的话，杨锋委婉地问道：“王坚，你们人手够不够？实在不够我再调一队过去。”

“不用！杨组，我们这儿现在几百号人，快上千了，就没见过这么大阵势，比咱们支队还牛！”王坚乐滋滋地说道。

杨锋听了愕然不已，再问问哪来的人、什么人，粗粗一听汇报，他张口结舌，现在倒明白了，为什么简凡只要三个人。

“老唐，你们几个分下工，从无线电厂往北，路边的饭店、加油站、商店挨个过，别漏了啊！”

“韦科长，你们集中到肉联厂、长途南站一片。特别是周边的菜地，挨个问过去，中午出菜的时候人都在，这三公里的路面很关键。”

“商大牙，东太堡、黄家坟这一片归你了，菜地、砖窑、大棚、苹果窖、冷库，挨个摸过去啊！”

“黄老三，你把你手底下送外卖的全放出到沿路摊点上，别小气啊，谁能提供消息，多给人塞点钱。”

“二勇，你把傻柱那帮吃铁路的带到武校周围，那片都是棚户区，他们能说上话。”

从王村南街已经到了东太堡的路口，四辆车停在路边，车前盖上铺着地图，简凡正挨个打电话安排着搜索排查。特警在车里待命，估计要到关键时候派用场。张芸和杨红杏站在路边说着悄悄话。简凡的身边只剩下两位老同志，一位是秃了多半脑袋的陈十全，一位是头发花白的江义和，两人也正在瞅着地图。这看着巴掌大的地方着实不小，几百人的搜索队伍一分开就像水浸沙地一样，还是少。

“师父，”简凡打完电话，从背后揽着陈十全的肩膀亲热地问上了，“我可是老特警了，你说这嫌疑人有可能把人质藏什么地方，就这一片？这是最

后捕捉到的车辆影像，你看这一片，长途车站、东太堡、黄家坟，周边交通方便，遍地的大棚、菜窖、冷库、砖窑，人烟稀少的地方太多。”

“娃呀，这难度可就大啦，你这是蒙着盖撞天昏呢！”类似的排查江师傅早经过不少了，本来还兴致勃勃，一听简凡这么说，有点泄气。

简凡忙解释道：“江师傅你泄啥气呀，咱们这么多人，撞天昏也能撞得着。”

“你这不是挨家挨户走访，我越看越像打家劫舍。”江师傅一听更泄气了。

杨红杏正和张芸说着什么，听到江师傅这么评价，掩着嘴呵呵笑上了。除了张芸，都是前警察，这其中的排查难度岂能不知？而且拉来了这么一帮人，不是看场子的，就是街头混的，人数虽多，可真正能用上的恐怕不多。

“师父，你说句话呀，你也不理解我呀？”简凡被杨红杏笑得有点糗，转向陈十全。

陈十全龇着牙笑着，不过好歹给徒弟个面子，掰着指头数着道：“劫持事件中藏匿人质得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被别人无意发现的概率低，所以你说的这些人口稠密的地方可以忽略。第二，既然是惯犯，那么这个周官虎多少应该了解点警方的反制措施，在案子中他应该会非常谨慎，所以正常排查查得出的可能性为零。第三，人质的存活是以赎金收取为界限的，理论上应该已经被人撕票，如果撕票了，随便找个地方挖个坑埋了，你上哪儿找去？要都有找人的水平，我们还让嫌疑人指认埋尸地点干吗？你看这一片滩涂地，别说埋一个人，就是埋一群人，你找得着吗？”

陈十全说着，大手一挥，路不远茫茫的郊区正是汾河的支流滩涂，一座接一座的大棚像连着的坟茔。张芸听到此处，又是黯然一脸。不料简凡马上辩上了，拍着车前盖和师父叫嚷道：“不对，我找的不是人质，而是嫌疑人。他不可能悄无声息地在这儿待着几天没人瞧见吧？只要找出一两个嫌疑人出没的地点，我们完全有可能收缩排查的区域。这么重要的人质，他总不至于拉着人来回溜达吧？只要是一个固定的地点，我们就找得到。”

“太乐观了啊，这才找嫌疑人，离人质还远呢。”杨红杏插话，打击了简凡一下。

不料简凡嘿嘿笑着，一亮周官虎的照片轻声说道：“这个人早死了。”

“什么？一个死人，你把照片给大家让满世界找啊？”陈十全咧着嘴，不知道徒弟唱的是哪一出。

“正因为他死了，而且是他拉着人质走的，人质才有可能现在还被关押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也正是因为正常的排查可能找不到线索，我才找

这些人。师父你不要老质疑我的判断好不好？你就给咱想想，就这么大一块地方，他们有可能把人质藏在哪儿。”简凡反过来训上陈十全了。陈十全挠挠腮帮子，接过简凡递过来的手机，看着大致的嫌疑人资料，一看资料上周官虎是工程兵出身，又咧着嘴说风凉话：“完了完了，这工程兵挖坑埋人都是好把式，没准人质早被他埋了。”

这话气得简凡又和陈十全辩了几句，最后，在简凡的死缠硬磨下，陈十全还是认真地在地图上标示重点搜索地点了。

几人正等着消息，又出了一个意外，一辆墨绿色的宝马后面跟着几辆车嘎声停到了警车后面。简凡正和唐大头通着话，杨红杏扭头一看下来位披着风衣戴着黑镜的女人，立时想到这是谁，回头捅捅站在车前的简凡：“哎，你老相好来了，女的，赶紧迎接去。”

“什么时候了，开什么玩笑。”简凡放下电话侧头一看，不知道心里哪根神经被刺激了一下，立时紧张地看杨红杏的脸色，这个做贼心虚的表情太过明显了。

杨红杏眉头一皱，揶揄地说道：“今天就是来让我观摩这些啊！”

“你想哪儿去了，这是我最讨厌的一个女人。真的，不骗你。”简凡小声说道，勉强装得言行一致，正正身子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四辆车十一二个人，曾楠带着这些人直上前来，一站到车前就用媚眼上上下下打量着简凡。简凡赶紧心虚地一揽杨红杏的肩膀笑着介绍道：“我女朋友，杨红杏。这是曾楠，就是咱们警察前辈曾国伟的女儿。”

这么一介绍让杨红杏勉强心安了些，她笑着和曾楠打招呼。不过简凡这表情在曾楠看来，明显是心怀鬼胎怕被揭破，笑着和杨红杏打完招呼，她又斥上简凡了：“真不够意思，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楚总也是我朋友。看，我的人也都来了，能帮点什么忙，你吭声。”

“人不少了，没啥忙了。”简凡说道。

一说这话有人不高兴了，迎上来的是原毅明，也是前重案队队员，笑着请缨道：“简凡，咱们身份可都一样啊，要不是曾总请我们，我们还不来呢。我们可是房产中介，水平都在嘴皮子上，问个情况打听个事，不比警察差。”

“那好，给你们个任务，这儿，肉联厂职工宿舍这一片，查找一下目击证人，找十月一号、二号两天，有没有人见过这辆车、这个人。王坚，发照片。”

曾楠这群人有点看头，两女九男，一律西装革履，整个是一群白领，看样子曾楠在这些人里威信不低，一接任务都点头答应，随着原毅明说说笑笑

地走了。

曾楠一直站在车边看着简凡，偶尔杨红杏和她笑笑。曾楠几次想开口说话，不知道心里哪个地方郁结着，干脆啥也没说，只是颇有深意地看了这一对两眼，告辞上车，很快驶离了这里。

“咦？她……”杨红杏一直注意着曾楠有点奇怪的行径，人走了才回头狐疑地看着简凡，简凡也看着杨红杏，同样一脸不解，装的。

杨红杏指着那车小声问简凡：“她看你的眼神好像不对呀，你们……”

“可以理解嘛，晋原分局案子我是主办，她爸是我找到的，所以她每次见了我，都是这样，怀着很崇敬、很倾慕、很感激的眼神看我。不过因为我心里只有你的缘故，对她从来是不正眼瞧。”简凡正色说道。

杨红杏掩鼻轻笑，掐了简凡一把，不太相信地说道：“信你才见鬼。”

嘴上不信，可明显心里多少相信了这个似是而非的解释，更何况曾楠开着宝马带着一群属下这么跼的派头，有人会羡慕，可杨红杏知道这绝对不是简凡喜欢的风格。而且简凡又直言不讳地说心里有某人，这话不管真的假的，都让杨红杏觉得心里甜甜的。一看杨红杏在浅笑，简凡干脆扔下地图，凑到杨红杏耳朵边说了句话，惹得杨红杏咯咯直笑，用小拳头直插简凡。

“哎，十全，这是排查还是排练来啦？这俩小人儿真可以。”江师傅眉眼慈祥地笑着，在车里悄悄指着车前打闹的两个人。

“他就这么个货，公私不分，轻重不分，当警察都不好好当，不当警察了却要办警察的事，唉……”陈十全在图上标着，看都没看这两个人。

后面的车里纪律严明，七位特警一直关着门在车里整装待发。正看着的时候简凡突然朝后挥着手示意准备走，几辆车同时发动起来。上了车杨红杏兴致勃勃地驾着车，简凡回头得意地跟师父说道：“看，第一个消息来了，在大棚区。我说嘛，就不可能没人见到。”

“是不是？这帮人什么出身你可清楚啊。”陈十全有几分不相信地说道，这消息来得有点太快，看看表刚刚十一点钟。

车驶了三公里停靠在路边，嘱咐杨红杏别下车，简凡和两位老同志拍门下了车，路边迎着的孙二勇一指滩涂地上的一溜大棚：“在那儿。”

几个人急急忙忙地边走边说，敢情老唐安排这一队沿着大棚菜场挨个问，还真问到了一个目击到周官虎的菜农。初步了解是三天前，也就是九月三十日，路过这里的周官虎在这位菜农的大棚里，买了两棵大白菜。

“什么，买白菜？可能吗？”简凡一听愣了。

陈十全和江师傅笑着，孙二勇这位唐大头的前手下挠挠后脑勺，为难地说道：“我也不相信呀，可菜农认出来了。”

“走，看看去。”

简凡一马当先，到了棚前掀起帘子进了大棚，还没问人倒先傻了眼。车骡子、迷糊加上一干不知道来路的混混，花花绿绿的装束，此时正席地而坐，一人拿个西红柿啃得津津有味，旁边一身旧衣服打扮的估计是菜农。简凡还以为这些货欺负人，忙喊道：“嗨，嗨，不能随便拿群众吃的啊！二勇你怎么带的人，还真打家劫舍来了？”

迷糊嘿嘿笑着，顺手扔给简凡一个西红柿。简凡接到手里，孙二勇没说话，那菜农倒笑着说上了：“不碍事，不碍事，他们把这筐买下来了。”

“哦。”简凡释然下来，估计能问出消息和买下这筐西红柿有关系，就着消息一问，很慎重地说道，“老师傅，这个事很重要。你确认是这个人，买了你两棵大白菜？”

“没错，就是他，留个小胡子，我刚担着菜出了大棚，他顺手就提出俩，我说你这人咋抢东西呢，他啥也没说，直接扔给我五十块钱。你说这五十块钱买两棵白菜的傻子，我不记住都不可能。”那位菜农信誓旦旦地道。

简凡和两位老同志都不太相信这条消息的准确性，陈十全话一转问道：“那你见到车了吗？”

“见到啦。”

“什么颜色？”

“白的。”

“什么？白的？”

“啊，白的，明晃晃。”

陈十全听得狐疑一脸，摸出照片：“是这个样子？”

菜农眨巴着眼看了看，确定地说道：“是，就是它。”

“可这颜色不是白的。”陈十全哑然失笑，银灰色和白色还是有些差距。

不过菜农不屑了：“你看你这人，这不就是白的吗？”

那菜农明显对陈十全和简凡的吹毛求疵有些不满，对颜色的细节不屑再深入解释。几人又问了几句驶去的方向，是向东上了机场路，再问就没有更多信息了。告辞了菜农，安排这伙家伙继续往前问。眼看着孙二勇这十几位勾肩搭背，口袋里满塞着西红柿离去，简凡和两位老同志无奈一脸，不但这

群人让简凡无奈，连这个莫名其妙的消息也让简凡有点无奈了。难道忙着接走人质的周官虎，还有闲情来买棵大白菜？这是要回去炒菜还是炖汤？

车队到了机场路，暂无消息的时候又像之前一样停靠到了路边。陈十全和老江两人下车坐在路边商议着什么，杨红杏看简凡闭着眼在琢磨什么，没有打扰，下车和两位老同志说上了闲话。电话再来的时候简凡看看表已经快十二点了，是通知食尚店里的盒饭已经在路上。

不一会儿两辆餐车拉着成箱的盒饭来到了现场。电话里一呼叫，阵势又起，驾车来的、步行来的、租个三轮来一群的，都是周边寻人的各队来领盒饭。送盒饭的黑蛋和唐大头这一伙都是熟人，端着盒饭一帮子人席地开吃，还有人拎了一箱啤酒，边吃边喝边大巴掌伸着划拳。沿机场路一公里的路上，人头攒动，吃着的、领着的、吃完了饭盒随手一扔就走的，很快沿路边出现了成堆丢弃的饭盒。曾楠和原毅明一行到这儿的时候，下车一瞧，多少有点咋舌，这么个劲，倒像是聚众闹事的样子。

“曾总，哪来的这么多人？咱们路上还碰到好几拨。”原毅明弱弱地问。

“唐大头的朋友，还有看赌场的、送盒饭的，还有协警、警察，这些人再拖上几个来帮忙的，可不得这么多人？毅明，领上盒饭，大家对付一顿，晚上我请客。”曾楠哑然失笑，这群人估计大多数不知道为什么来。

原毅明应了声，叫上几位小伙领盒饭去了。这里地处郊区，还真找不到能容纳这么多人就餐的地方，这盒饭的主意想得还真挺周到。曾楠四下搜寻着简凡的身影，只见有席地三三两两坐着吃的、有围成一圈边说边哈哈开玩笑的，还有提着一大摞盒饭上车就走的，大部分曾楠不认识，她搜寻了半天才看到简凡乘的那辆越野车。曾楠踱步过去，在看到一位拿着盒饭的女人时停下了步子，然后看到那位据说是简凡女友的女人奔到越野车前和简凡开心地说了什么，简凡笑吟吟地伸手给那女人拢拢头发，还用指头挑挑女友的脸蛋，两人端的是亲密无比。想了想，曾楠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

不知道是有缘无分，还是有分无缘，两个人的生活轨迹一直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相望，永远也难以相交。曾楠坐到车里，接过原毅明递来的一份盒饭，顺手放到了副驾上，此时此刻，她感觉一点胃口也没有。明明不想看那个场面，可偏偏还是心有牵挂地侧头看着，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场景，和自己憧憬过的和梦里见过的，一模一样。

身在局外恐怕无从得知真正的现实是什么，现实是杨红杏打落了简凡调戏的手指，耳语道：“哎，一千份快完了，不够吃了。”

“啊，没那么多吧？”简凡惊讶一脸，心疼地说道，“哇，这白吃了我好几千块呢，不可能不够呀。”

“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哪！这一人一份哪够，吃两份三份的大有人在，那个……你看那个，第四份都动上筷子了。”杨红杏偷偷指着人群里一位足有一米八九光景的大个子。

简凡一看眯眼笑了：“他叫傻柱，一门心思就是吃。哦哟，大意了，再叫寇庄加餐吧。”

“我告诉张芸了，给，你的。”杨红杏把手里提的一份递了进来。

简凡眼一亮，揶揄地看着杨红杏黑白分明的眸子，大惊小怪地喊道：“哇哦，好感动，来，啵一个，我就知道只有你的心里装着我，来来，来个谢吻。”

话说着，简凡努着嘴往车窗外凑，却被杨红杏一把推了回来，她笑着转身跑了，留下一句娇羞的话：“想得美，你自刎吧。”

想得当然美，心里也美着呢！半晌没有捋清头绪的简凡干脆也擎着饭盒吃上了，边吃边看着杨红杏热情地给来人分饭，心里弥漫着浓浓的温馨和幸福，低头再嚼的时候眼睛愣了愣。他看到了餐盒里的白菜，脑子里忽然想起菜农说的那些分不清是真是假的话。

“咦？那两棵白菜，不会是扔给被关押的楚秀女吃的吧？这种地方既不能给她买饭更不可能做饭，在暂且不想把人饿死的情况下，扔棵大白菜让她吃，既有水分，又有营养，什么事都省了，好像在哪个案例中有过这种情况。如果是的话，那么菜农的话就可信了。”简凡停了筷子，灵光一现，想到一个很滑稽的场景，那个高贵的楚总如果饿极了，掰着吃大白菜叶子，那光景肯定可乐得很。

本来一肚子狐疑，想到这场景简凡嘿嘿哈哈乐上了。正笑着，急促的电话铃又响了，一看是商大牙，简凡接着一听，脸色一正，喊着两位老同志，驾着车带着后面几位特警，一路向长途南站驶去。

什么人挖什么消息，商大牙还真不负众望，找到了目击者，这个目击者和周官虎有过亲密接触，而且就在十月一日晚上……

第二章

矢志志不移（下）

“留步，留步，伍书记，实在打扰了，改天一定赏光到鄙处坐坐啊。您放心，我们是一千个、一万个配合公安同志把问题查清，是我们的问题决不袒护，该法办法办。”申平安抱拳作揖，客气地让着一干警察。

此间带头的正是市局来的伍书记，他起身爽朗地笑着来了句太极推手：“申总，冲您这态度，我就知道没什么问题，过场还是要走的啊，免不了打扰你们。”

“客气什么呀，随时欢迎。伍书记、刘支队长，还有这几位，恭候大驾光临啊。”申平安同样客套着，一行人出了支队长办公室，边走边说着下楼。

这个场合，秦高峰和刁贵军属于作陪的，只有听而没有说话的份儿。眼中这位平安安保的老总长相砬砬，稀疏的头发，凸出的鼻子，脸有白癜风的痕迹，配着招风耳，一说话露着参差不齐的烟渍牙。不过这人可小觑不得，只带了一位副总就来了特警支队，对因为截访事件被羁押的保安有了新说辞，说是下面小分队队长雇的临时工胡来，公司高层对于非法扣押上访群众的事根本不知情，此次来支队就是表个态，支持公安的工作，严惩严办凶手，决不袒护。

一出了办公楼的厅门，这位申总又口气颇大地说，安保公司一直和辖区的派出所是共建单位，这次的办案经费呢，出于支持公安工作考虑，一定要先付先支，甚至暗示车辆什么的，安保公司也可以提供。伍辰光书记大手一挥，好啊，却之不恭。书记一发话，支队长乐了，给经费给车这可说到了兴奋点上，也没推辞。

一行人把申总两人直送出了支队大门，眼看着申平安上了辆加长的宾利，招手作别。

很多事解决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解决，这次的事恐怕又要流产了。刁主任无奈地笑着送人，笑容僵在脸上，回头看看和自己身份相当的秦高峰。秦高峰歪着嘴也在笑，不过是一种不阴不阳的谑笑，别人可能不知情，对于他而言，很了解这个从刑侦支队长干到纪检书记的伍辰光，以前是板着脸训人，现在是笑着脸玩人，这么公开地钱和车都要，那是要让对方人财两空了。

果不其然，人一走，伍书记手指点点对着随行人员做着指示：“经费照收，这是合理的；问题照查，这是合法的。合理合法的事，大胆查，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吴支队长，你们手里的绑架案啊，千万不能耽搁，梁局长在刘书记面前是拍胸脯保证过的。”

一人发言，众口附和，到了这个位置，估计已经很难听到逆耳之言了。安排完吃饭的工夫，伍辰光把秦高峰叫到自己跟前，趁没人注意的空子小声问道：“高峰，那小子怎么样了？怎么没见人？”

此时的环境很想那小子，那个敢和自己吹胡子瞪眼的小子，好多年过去，记忆仍然是那么深刻，现在已经很少和别人吹胡子瞪眼拍桌子骂人了，当然也不会有敢和自己叫板的属下，隐隐地对于那人的记忆更深刻了。这一问，秦高峰简短地小声说了几句，听得伍书记眉头大皱，跟着一转念一寻思，抚掌笑道：“人才，人才，除了他没人能想出这法子来。我现在就能预测到，有人要倒霉了啊，呵呵呵……”

伍辰光自得其乐地笑着，要是别人说有人能一个小时组织起来数百人的搜索队伍，伍辰光不相信，不过秦高峰说的，就不能不信了。正呵呵笑着，一抬眼，支队长、刁主任、支队政委和一群作陪的都愣眼看着伍书记的脸色，不知道何事让伍辰光这么开怀大笑。

“哦，对不起啊，失态了。我是说人才呀，咱们支队是人才济济呀，我是觉得可笑啊，咱们人才济济的公安拘个人得三查五审，保安倒是能成群结队地抓人，这真是没天理了。”

伍辰光巧妙地把话引到了保安非法拘禁群众身上，引得作陪的众人又是一阵附和的笑声，笑着的时候都在猜测伍书记到底什么意思。这话里，究竟是暗示深挖平安呢，还是想放他们一马？

饭吃着，不过很多人吃到嘴里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坐在宾利里的申平安同样也有食不甘味的感觉。宽阔的车厢里足够开个小型会议，上车时，司机很知趣地放下了驾驶座和车厢之间的隔离板。对面排座上坐着位气势威武，脸上尚带着坑坑洼洼青春痘痕迹的男人，看申总抽出支烟来，顺手点火凑上来。

是吴镛，准确的身份是平安安保公司的法律和安保顾问。

对于这个被公安除名的年轻人，申平安起初挖他到公司的原因是看中了他的家世背景，不过试用之后才知道，这位刑侦学院出身的高材生并不是浪得虚名，不少半黑半白的生意被他捋得井井有条。比如这次，被特警拘走的保安们都是编外人员，公司完全可以把责任推卸到底层保安胡乱抓人上，而且遣返人员佣金都是以安保咨询费的名义入账的，放开了让谁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看着这位谦恭有礼的顾问，申平安最赞许他的地方还在于这人从来不随便问什么，说什么，比如现在，对于刚刚在特警支队的谈话他根本没有表现出一点好奇心来。只不过这事揪心得让申平安倒沉不住气了：“小吴啊，这个事可是大大出乎意料啊，这都整整一天了，我派了几拨人都没找到官虎的下落，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今天上午我得到的消息是公安正在全力排查持枪嫌疑人，看样子应该是孔宾强，那么周官虎肯定应该见到了孔宾强，能引起这么大动静，我想应该只有一种情况……”吴镛轻轻说道，眼睛里闪着睿智，眼神很犀利。

这话一说，申平安想到了什么，脸上的肌肉不自然地颤了颤：“你是说，人死了？”

“应该是。两虎相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第三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两个人都是一般的悍匪，你还指望他们能座谈呀？更何况还有那一百万支着，足够驱使他们去杀人放火了。”吴镛淡淡地说道。在警队若干年，他对嫌疑人的心态把握得很准，这些只为钱卖命的人，向来很好驱使。

哟……申平安倒吸着凉气，很多年前经历过的心惊肉跳的感觉又上来了。他眼睛闭着，夹着烟的手指抖了抖。

“申总，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担心，这两个人，不管哪一个死了，这件案子就永沉海底了。理论上讲，周官虎如果真死了，应该更有利于事态的发展，毕竟是他找的孔宾强，他一死，这件案子负责的就只剩下孔宾强一个人了，即便孔宾强落到了公安手里，他就是再胡咬也咬不到您身上吧？所以，这个案子已经了了，您应该关心一下截访事件的善后和那块地皮的事。”吴镛宽